

歸來

上官歌雲

林美珠選了這班夜車回來是有她的苦衷的，她希望不要遇見熟人，她害怕回答別人的詢問。從車站出來，走過一段市街，就轉入了鄉村公路。鄉村公路猶似一條灰黑色的帶子，伸展在她的前面。還有上弦月如同一隻小船兒在灰藍的流雲間滑行，星星則是比清沉在母親懷裡要入睡之前孩子一般的眼睛。美珠帶一點怯懼的寂然地在公路上蠕動着。晚風一陣陣地掠過兩旁的稻田，掀起綠綠的浪花，蛙聲像就藏在浪花底下演奏着田園交響曲。這支田園交響曲在往昔是非常使美珠陶醉的，今夜她沒有心思去聆聽它們的演奏了，她的心神正在思念着別的事情，她的眼睛正注視着遠處的村火。

那些星棋羅布的村火她是熟悉的，她指出那左邊的靠清水圳的一叢燈火是李家村，那右邊的一叢燈火是林村長家族的住處，中間那一叢比較稀少一點的燈火就是自己家人所住的下林家村，下林家村住的都是她父親的堂兄弟們，一共有七家，她家是最末的一家。她看出那村子最左邊的正閃爍着黃金一般的亮光，就是她自己母親的住房。這燈光是溫和的，也含着極大的吸引，在黑夜的公路上，它指引着她痛碎的心，也減了她的冷靜和孤單。「母親呵，母親呵，妳知不知道女兒今夜回來了呢？」她輕輕地喊，因而不覺地把腳步放快了。

「為什麼那叢燈火這樣遙遠呢？」她走了一陣，心裡掀起這樣的感覺問：「它在故鄉的逃避我麼？」她立定着凝注了半晌，它並沒有移動呀，它不是和伯伯們的房間所射出來的燈光仍然在一堆嗎？她輕微的嘆息一聲又繼續的朝前走，然而雙腿忽地變得沉重而舉步艱難了。

路，看來像是很遙遠的，但她終於慢慢走到了。可是在她走近自己村子的前一刻，她母親房裡的燈光忽然熄滅了，「是拒絕我的歸來？還是就寢了呢？」她在心底裡想，再仰起頭看看月亮，「唔，夜的確很深了呢！」但她躊躇了，她呆立在公路和折往村中的叉路口很久很久，複雜的情緒，在她的心一下子如潮一般的湧起。她哭了。她趕快用手帕捂住鼻孔和嘴巴，把崩決的感情和淚流堵住，不要讓它發出聲音來。

長久的佇立使她的腳腿產生了麻木和酸楚，她不得不朝村子那邊走，她知道在她家屋後相思樹下有一條石橋，她要坐在那裡歇歇，因為她不敢去叫自己家的門，她害怕父親的譴責。當她正要走近相思樹時，黑暗裡突然冒出一聲驚天大吠，跟着，她把自己藏匿在樹幹的陰處，她恐怕父親從犬吠聲中甦醒過來，發現自己。

幸好那條狗叫過幾聲就停止了，而且竄到她身邊。「呵！」她幾乎放聲的喊出來，這是她的黃狗「哈利」，牠認識自己小主人（雖然牠已經離開她幾個月了），牠把自己的頭依偎到小主人的身邊，尾巴搖擺着，表示一種想念與重逢的親善之意。「哈利，」她低低地呼喚着，手不自主的插入牠的柔毛裡，「你還認識我嗎？」

哈利抬起牠的頭，在淡淡的月色下，牠的眼中透射出一股柔和的綠色的光芒來，牠的表情似是在說明自己認識這位別離了幾個月的小主人的。美珠感情激動地把牠的頸子勾得更貼近自己，她失神地坐下來，哈利像一位回到母親身邊的孩子，仰着牠的頭觀察着主人那張美麗的面孔，但她不知道小主人的眉宇間為何浮着可憐的憂傷。牠記得小主人以前在家裡，一向是天真快樂的，如今為何會變得如此的頹喪？像往日

一樣，牠伸出自己的柔軟的舌頭舔舐着她的手背，牠撫慰着她。「哈利……」她被一股激情激出一串熱淚，滾落到自己的手背，也滾落到哈利的頭上。

她悔恨，她不知道幾個月前自己為什麼會懵懵懂懂的，聽信了表哥的誑言亂語。那是這樣的——

「表妹，才兩年多沒有見面，你長得可真和林家一樣的漂亮啦！」

「表哥，你故意取笑我，我要去告訴媽媽……」

「誰要是取笑妳，明天就沒性命回臺北。妳呀，美珠，是真的變得非常的漂亮啦！」

「好，我不相信你的話。」美珠雖則如此說，心底還是由衷的快活的。

「妳爸爸和媽媽做些零星的工作。」

「妳幫妳媽媽管理家務，還要幫爸爸去做耕種的工作？」查榮顯得愕然地問。

「哥哥去服役了，沒有我幫忙，他們是忙不過來的。」

「舅舅可真是有點糊塗。」他搖擺幾下頭說：「把這麼一個漂亮的女兒留在家裡，不讓她到都市裡去找個好的事情做……」

「美珠，憑妳這樣的人品要想做什麼事都容易，譬如說當店員啦，車掌小姐啦，電影院的售票小姐，既可以天天看電影，又可以賺大錢！」

「真是這樣的？」美珠嚮往地問。

「騙妳。」

「表

哥，你

能

介紹

我去

做個

好事

嗎？」

「當

然可以

囉！

美珠，

你還不

知道

表哥在

臺北經

營什麼

事業

呢？告

訴你

吧，我

在臺北

開了一

家職業



。了好就來回知道，子孩

(上接二十五頁)，別人需要什麼人才，都要上我那裡去找。要是你想謀個職業，表哥還

不給你謀個最好的位置嗎？」

「表哥，我怎麼去找你呢？」

「唔，我這裡給你一張卡片，你搭火車到臺北來，按着地點叫三輪車就行了。表妹；

「查榮接着又補充着說道：『臺北那地方又大又好玩。做事，錢又賺得多。我保險你去了

就不想回來，你看表哥不是出去很久才回來一次嗎。』

美珠接過查榮給的那張卡片，一直被一個都市的美夢所縈繞着，回到自己的家裡，深

恐父母不肯答應，幾次欲言又止，然由於查榮嘴裡所描繪的美麗的黃金世界所吸引，她終

於鼓着最大的勇氣把自己的意向告訴父母。

她的意向馬上激起了父母的驚震。她的父親先是怔怔的望着她，母親則是溫和而帶一

點淒涼的說：『美珠，你怎好到臺北去呢？你長到這樣大，一直都跟在我身邊，沒有離開

過；而且，你哥哥又去當兵了，家裡這許多事，都是少不了你的……』

「媽媽，我去多賺些錢回來不是一樣嗎？」

「我不要你去多賺些錢回來！一深帶泥土味的老實的中年人林水牛，憤憤得咆哮着

說：『你怎會聽信查榮的鬼話，他在家鄉就不是個安分的人！』

「爸爸，我只要他給我介紹一份職業……」

父親急得馬上斬斷女兒的話道：『我不要你去找他，聽到嗎？要是你不聽我的話，就

死在外邊，再不要回來見我！』

「美珠，你還不到後面去做事，讓爸爸好歇歇。』媽媽在他們中間緩衝着說。

美珠懷着一肚子的憤氣回到後邊，她不佩服父母這種譴責，她認為他們是在需要留住

自己，在家裡做工的自私自心之下，來阻止她的遠大前程和幸福。她要奮鬥，她要反對，她

暗地以七千元的代價，把她賣給××酒家的老闆娘。

這個胖得如一隻大冬瓜的老闆娘，對於一隻新出山的小牝馬，先盡了至極親善的能事

，她給她製備新裝，她訓練她的行動舉止。她很像一個導演，美珠是個新進的演員。

美珠先還不懂自己是掉落在陷阱裡，後來她被胖老闆娘認為訓練成熟，而參加酒家

侍應生的正式演出時，她愣住了，她在被侮辱的憤懣中痛哭流涕。

她要反抗，她不願意出賣自己的靈魂和肉體，但胖老闆娘的鞭子一直攔在她的頭上，

逼着她違背自己的心意，去做那種不可告人的勾當。

這個無恥的男人。

但，另一個理智在她的思想中萌長，她和胖老闆娘約定，等到自己把那筆賣身錢和利

息還清後，她要恢復自由，她要重回到自己安定的樸實的故鄉去，她要在那裡呼吸着有泥

土香的空氣，那是純潔的，自由的。現在她已經回到自己的家門口來了，可是她害怕父母

的譴責，她不敢進去，她傷感地偎着哈利蹲在相思樹下。

夜露飄落下來，她的衣襟已經潮濕，而且覺得有寒涼，她緊緊地偎着哈利，哈利乖順地

像一個懂事的孩子一般，貼緊着她，給予她一些溫暖。在這夜闌人靜中，她又哭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在何時睡着的，當她被人搖動，才從夢寐中驚跳起來，這時天已露清

曙光，一個高大的身影站在她的跟前。

「美珠！——她看清楚是自己的父親，馬上就哭倒在他的腳下。

「孩子，知道回來就好了……」樸實的中年人的手指，在女兒的頭頂上顫抖着。

「是誰呀？」林水牛（美珠的母親）在裡邊問。

「是美珠回來了。」父親的聲音回答得有點顫抖。

「美珠！美珠……」母親又喜又悲地從裡邊奔出來。

永豐

汽油引擎（エンジン）及抽水器（ポンプ）

馬力	口徑	最高揚程	水量	押上能力	油 油 量
2馬力	2 1/2"	9公尺	每小時 35 噸	20公尺	每加侖可用 4~5 小時

1. 堅固輕便：約40臺斤可放
在自行車貨架
帶至田間
2. 用途廣汎：抽水、開動脫
穀機等各種農
業機器之動力
用發電用
3. 物美價廉：同抽水之器
油引擎抽水之
價之半
4. 製品精密：日本技師駐廠
製造採用特
種合金

噴霧器

背囊式，掛肩式，3 1/2"半自動式

- ◎採用耐酸，耐鹼不腐蝕不硬化透明塑膠管。
- ◎附自動攪拌器，防止藥水沉澱提高殺蟲效果。

永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延平南路59號 臺北市松山區東興街11號

各地永豐公司分公司

臺中、彰化、臺南、高雄、臺東、花蓮、華東公司